

冯嫫：

西域外交展风流

■ 文 / 徐习军

从古至今，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家，用他们睿智的眼光和聪慧的智力，把我国的外交活动不断的向前发展，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的提升，为我们赢得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。翻开史书，在这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家中，冯嫫从悠久的历史中走来、从大漠深处走来。这得感谢史家在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了这个奇女子——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女外交家。

说起外交家，人们总是称赞他或她的风采：或纵横捭阖、广交朋友；或风趣言谈、坦诚交流；或智慧超群，胆识过人；或唇枪舌剑，浩气凛然。虽然身处刀光剑影，剑拔弩张的背景下，却依然把会谈的气氛搞得表面上十分平和“和谐”。这是外交家的气魄和风采的体现。

西汉时的冯嫫几次被朝廷任命为正式使节，出使西域。从白寿彝先生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第四卷冯嫫专节介绍中，我们认识了这位在汉朝与西域外交中展尽

风采的外交家冯嫫：作为我国最早的女使节，她是解忧公主从政乌孙的得力助手；持汉节、行赏赐，调解乌孙王位之争的激烈对峙，平息乌孙内乱，她立下汗马功劳；遍访西域三十余国，调停纠纷，平息干戈，发展经济，传播文化，她的外交活动深受西域各国臣民的爱戴。

汉家西域和亲的第一位公主，羸弱幽怨的刘细君下嫁乌孙后第五年与世长辞，解忧公主步其后尘下嫁乌孙，冯嫫是作为解忧公主的陪嫁侍女一同来到乌孙的。我们无法考证在当时的陪嫁“亲友团”中给冯嫫封了一个什么职衔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地位一定低微，因为他的主子解忧本身乃自杀的反臣刘戊之孙女，反王的后代如同普通老百姓，只因和亲需要才加封“公主”的，生于公元前120年的解忧十八九岁才得以和亲，这么大的年龄未嫁，用现代语言应该是个“剩女”，可见封



“公主”之前地位之贫贱，就是在和亲乌孙50年为大汉立下重要功勋之后，我们史料中也找不出一篇为解忧公主写“赞”或“颂”的文章，侍奉一个远离故土的名义公主的陪嫁侍女又能有何地位？而这，恰恰是史家和学者们所忽略的，一个地位卑微的侍女何以成为享誉西域诸国、受大汉朝廷器重的使节？用当代人的话说，应该是冯嫫“干”出来的，而不是“混”出来的，更不是靠什么关系背景“封”来的。可以想象，作为从小和解忧结为金兰的好姐妹，冯嫫并非出自什么官宦之家，一个侍女身份的女子能卓有建树，能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卓越贡献，这种情况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，是绝无仅有的。

公元前101年，冯嫫随同解忧公主来到乌孙国。冯嫫虽然出身低微，但是作为娘家人，又有来自大汉的“背景”，使知书达礼、聪慧而富有见识的冯嫫，在侍奉公主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展示她能言善辩、沉着稳健的才华，换句话说，是和亲的机遇给她搭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。在西汉王朝，解忧是对外和亲公主中唯一的一位参与军国大事的一品夫人，而她的计谋之所出，多求助于冯嫫。

在远离故土的历代和亲公主，初来时大多无法适应异域生活，解忧公主也不例外，面对茫茫草原戈壁，凛凛冰雪寒风，还有西域诸国那错综复杂、勾心斗角的纷争，在乌孙国她的生活、她在宫廷的政治生涯乃至她的命运，理所当然的就与金兰姐妹冯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。解忧待冯嫫如姐妹、视冯嫫为依靠，到了乌孙国后，解忧也利用她王后的特殊地位为冯嫫物色到一个乘龙快婿，将冯嫫嫁给了位高权重的右将军为妻。解忧和冯嫫在乌孙国特殊的地位，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。这样，解忧与冯嫫在乌孙王廷内外连成犄角之势，对乌孙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军事等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

从史书中我们也知道，冯嫫自身因为才华出众，被乌孙上层乃至西域各国贵族尊称为“冯夫人”。她不仅陪伴着解忧度过了在异国他乡的漫长岁月，与解忧在宫廷内外互为犄角之势，互相支持，还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挺身而出，斡旋于西域诸国之间，化干戈为玉帛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不要以为这样的机遇来自于大汉的背景或者来自于宫廷的权力，也不要以为冯嫫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是她的地位所能决定的，冯嫫在乌孙的作为确实实是“干出来的”。

翻开历史资料里的苍茫墨迹，让我们似乎可以看到，西域大漠里那终日弥漫的狼烟；阅读博物馆里的断戟与残戈，让我们似乎可以听到，刀光剑影中那人嘶马叫的余音。



走过今天西域的铁路和公路，在那平坦路面下深埋着的是涂洒着斑斑的血迹、堆砌着累累的白骨；今天西域那萧萧瑟瑟的风中，我们似乎仍可听到无数的冤魂在呻吟……

不能再去想了，再想下去，就连那些说老了的神话也会失去原色，那些远古的战将正瞪大幽怨的黑洞，朝着我们喋血如注。

冯嫫在乌孙乃至在整个西域，或协助解忧公主打理乌孙与汉朝的关系，或沐浴风雨腥风奔波与战前，或周旋于西域诸国；她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护送解忧公主回国；受到汉帝征召回国报告情况、再受皇帝派遣出使西域，直到七十多岁依

然奔波于西域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仅仅从史料记载的几例惊天动地的事迹，足以看出冯嫫的卓越才能和杰出贡献。

由于解忧和冯嫫在乌孙的出色努力，乌孙与汉朝关系比较融洽，解忧在乌孙的风光和乌孙的亲汉激怒了匈奴王庭，在不断的施压均无效果，几次出面干涉都不欢而散的情况下，匈奴单于终于发兵威胁，要求乌孙交出解忧公主，断绝与汉朝的一切往来。然而乌孙王翁归靡和解忧没有丝毫妥协于强敌的意思，解忧上书汉朝请求联合制敌。汉朝与乌孙形成军事联盟，两国联兵夹击匈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。匈奴的大败使得解忧公主在乌孙国的威望空前的高涨。翁归靡更是上书汉朝，请求为自己的长子元贵靡再迎娶一位汉家的公主。汉宣帝随即封解忧公主哥哥家的女儿刘相夫为公主，准备赴乌孙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翁归靡在世时，立解忧所生的长子元贵靡为王储，汉朝送公主刘相夫下嫁的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至敦煌还未出塞的时候，乌孙国传来噩耗，肥王翁归靡病逝。大约元贵靡还显年轻，不够有力，在新王位争夺中，汉朝的外孙不敌匈奴的外孙，乌孙贵族最终推举泥靡作了新国王，号称狂王。这样一来，在乌孙的解忧公主陷入了更加孤立无助的境地，汉和匈奴在乌孙的势力此消彼长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。向来聪慧刚强的解忧公主决不会坐以待毙，尤其更不会坐视一生心血化为乌有。

按照乌孙习俗，解忧公主从维护汉在乌孙的势力着想毅然再嫁狂王泥靡。大概是因为从小被压抑，饱尝孤独冷漠的滋味，狂王泥靡性格非常残暴凶狠，统治乌孙倒行逆施，搞的全国上下怨声载道。在经历了数十年和亲岁月的磨练后，

智慧和胆识都比狂王高出一筹，她设计利用匈奴公主与翁归靡所生的儿子乌就屠对狂王的不满，联合出使乌孙的汉朝使者，为狂王摆下了“鸿门宴”。席间派人拔剑刺杀狂王，可惜剑刺偏了，狂王负伤骑马逃走，双方终于兵戎相见，风云突变。

汉宣帝知道了这件事，非常关切，为了弄清真实情况，就把冯嫫召回长安，亲自听取她的汇报，并征求她对这场纠纷的处理意见。特任命她为持节正使，由竺次、甘延寿充任副使，陪她回乌孙去妥善查处。

《中国通史》第四卷中古时代·秦汉时期“冯嫫”一节介绍：“当时乌孙内乱，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杀了狂王，自立为昆弥。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带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，穿井通渠，积居庐仓，准备去讨之。都护郑吉了解右大将与乌就屠相好，使冯嫫去对乌就屠说，汉兵方出，必见诛，不如降。乌就屠恐惧，说：‘愿得小号’。”

这件事，足以折射冯嫫的卓越胆识。

在这之前，汉宣帝早已派遣长罗侯常惠，率领三校人马进驻乌孙国都赤谷城屯田戍边。因而冯嫫一回到乌孙，就叫来两位副使和常惠一起商议解决乌孙内部纠纷的办法。接着冯嫫传达汉宣帝的诏令，宣乌就屠来赤谷城，冯嫫当面对他说：“我劝你放下武器，再不要制造流血事件了，你为了争夺权位，竟不惜同室操戈，兄弟之间进行残杀，你这样做只对敌人有利。你要再不听劝告，等汉朝大军一到，那就是自取灭亡。乌就屠一听，害怕了，忙说：“请冯夫人恕罪，我愿息兵，只求得个小王的封号。”经协议，一致同意立元贵靡为乌孙大昆弥(大王)，立乌就屠为乌孙小昆弥(小王)。

后来，当乌孙内部发生权力纷争时，西域都护大多委托冯嫫出面调停。冯嫫的丈夫是乌孙右大将，为人刚毅，老成持重，是纷争双方都非常尊敬信得过的人。于是冯嫫夫妇就从中斡旋，进行说和。

公元前51年，解忧公主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，她非常思念故土，由于大儿子元贵靡、小儿子鸛靡先后病死，便携三个孙子在冯嫫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了整整半个世纪的长安。

公元前48年，老态龙钟的冯嫫，又精神抖擞地第三次走上了“丝绸之路”。她在一百多名汉军官兵的护送下，又重返乌孙。协助星靡和大臣们一起处理国政。在西域，她不辞辛苦地翻雪山，越大漠，历严寒，踏酷暑，走访了30多个城郭之国。她每到一处，都受到上上下下隆重而热情的礼遇。她为各国排内忧，解外患，讲礼仪，说道德，扬善抑恶，推心置腹，使汉朝恩义广布大小绿洲。因而，城郭诸国都尊称她为“冯夫人”。她的出访，对于增进城郭诸国对汉朝的了解，促进西域都护府的建立都起到了良好地推动作用。

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也无论是什么样的信仰，什么性质的国家，只要是人，总是需要和平的。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，必须要有一个良好、和平的外交环境，这已经被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了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外交家的贡献永远是人们值得颂扬的。冯嫫的声望和信誉，不仅沐浴着乌孙，她那孜孜不倦地维护团结安定，开创和平局面的言论和行动，也博得了西域诸国的尊敬和爱戴。为了加强汉族与西域少数民族的团结，可以说冯嫫贡献了毕生精力，在民族团结史上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在我想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，看到了网友胡辣羊蹄所作的《咏西汉名媛解忧冯嫫》两首诗词，我想不出比这更合我心意的说辞了，姑且录下：

其一：楚王是非任评说 / 寄人篱下苦娇娥 / 寒门奴婢祖无寻 / 主仆相怜命蹉跎 / 自古和亲不归路 / 逆境拚就普度歌 / 骸骨归汉情难了 / 魂驻昆仑伊犁河。

其二：峥嵘岁月契金兰 / 比翼双飞西天山 / 携手共建兴国路 / 相得益彰挽狂澜 / 三十六国誉美名 / 五十春秋功德满 / 巾帼星宿冲霄彩 / 西域双星万古传。

